

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

赖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市 台湾)

摘要: 清乾隆时期, 朝廷多派人到恰克图采办皮货, 主要原因是十八世纪俄国占领西伯利亚、阿拉斯加, 动物毛皮产量丰盛, 种类远远超过东北。自从乾隆年间开放中俄恰克图贸易, 清廷便派人到恰克图采购毛皮, 而内务府仅选取珍贵毛皮留做皇室的服饰, 其余变价出售。此外, 乾隆朝唐努乌梁海进贡的毛皮, 因其质量不上东北所产的毛皮, 故多变价出售。内务府变价的毛皮将近 50 万两银, 有助于毛皮在京城之普及, 使毛皮服饰由社会贵贱等差之象征转为贫富差异, 以此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毛皮服饰的传播可以说是由宫廷传至民间, 因为居住北京城的旗人向来喜好仿效清宫服饰, 匠役一方面替皇室承做毛皮服饰; 另方面也将技术传于京师, 所以裁缝匠承造服饰除供皇室之需外, 对于向民间推广毛皮服饰也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清朝; 内务府; 皮货买卖; 京城时尚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协议俄国商队到北京贸易, 1698 年以后俄政府商队定期到北京贸易, 大约三年一期。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根据 1728-29 年北京俄国商队的帐册发现, 1728 年交易总额将近一千万法郎。（约 22 万卢布）商队卖出 100 多万张松鼠皮, 20 万张银鼠皮, 15 万张狐皮, 15 张貂皮和其它货物。¹然而, 1727 年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每三年派遣官家商队到北京贸易, 官家商队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三年时间。俄国商团到北京也花费不少, 俄国政府必须给使团两年的特殊薪金、赠送皇帝和大臣的礼品, 以及运输费用, 共约 10 万卢布。相较之下, 商人每年都拿出 10 万卢布的资金投在恰克图的贸易上, 所得利润比整个商队所得到的还要多些。²其次,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记载, 1722 年博格德汗（康熙）的国库里已经堆满了貂皮, 有许多貂皮可能会因此损坏, 它们立即就获准公开出售博格德汗的国库貂皮, 结果在两个星期内出售了两万对最上等的貂皮, 致使俄国商队贸易蒙受巨大亏损。该文件还强调“这种情况过去从未有过”。³

再者, 俄国政府商队也面临其它地区的竞争压力。1721 年之前, 中国商人向俄国政府商队采购皮货赚了不少钱, 之后库伦的走私贸易额为北京的四至五倍, 皮货价格比北京便宜, 致使北京的贸易垮台, 中国商人赚不到钱。⁴当时有人抱怨俄国商品积压过多滞销, “北京的毛皮太多了, 它们同其它欧洲商品一道由北方、蒙古及满洲运来, 又由外国船只从南方、广州或福建运来。”⁵俄国政府不得不倾向于某种程度的自由贸易。俄国借着减少到北京贸易去的商队次数, 和把市场由库伦移到恰克图作为最后的挣扎。恰克图像库伦一样, 最后压倒了北京。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在边界上建立市场, 使得私商们获得利润。俄国商队在乾隆二年

之后仍然继续来华，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才完全停止。不过，商人的数目和货物数量不如以前，因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重心转移到恰克图。⁶

关于中俄的恰克图贸易，已有若干学者进行研究。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一文参考俄文《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资料，讨论1761年恰克图的贸易额1,011,067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增加八倍以上。毛皮为恰克图商人输出的主要货物。1768-85年，俄国商人经恰克图输出的毛皮占输出货物总值的85%，1792-1800年占70-75%。中国北方地区寒冷，对毛皮需求量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俄国不断寻找新的毛皮产地，从西伯利亚到勘察加半岛，进而向东进入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半岛，猎获大量皮毛。恰克图贸易给俄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1755年为193,173卢布，1800年增加到715,364卢布。恰克图海关税收在俄国关税总收入中占了20-38%。大量毛皮和呢绒的输入，使中国北方地区居民的衣着变得丰富多采，尤其是在北京，用俄国毛皮和呢绒做的衣服非常时髦，从宫廷显贵到商民百姓都争相穿戴。⁷类似的论文还有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李志学《中俄恰克图贸易述评》等。⁸

关于中俄贸易问题因有许多的俄国档案可供参考，中国的档案并不完整，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探讨中国商人赴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大多为山西人。大盛魁是山西有名的商家之一，清中叶大盛魁并不收购运销一般皮毛，而仅采集狐、狼、豹、灰鼠、猞猁、旱獭等珍贵皮张，转运内地销售。⁹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十八世纪下半叶，内务府也经营皮货的买卖，乾隆皇帝曾派遣内务府的官员和商人等到恰克图采买皮货；另一方面唐努乌梁海进贡的皮货除了宫廷留用之外，大部分交给商人发卖。这些档案详细记载采购的数量和价格，不仅如此，恰克图的皮货除了供给宫廷皇室之用，还交由商人转卖变价，所得归内务府。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内务府皮货的另一来源是唐努乌梁海。樊明方《从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看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二文讨论唐努乌梁海自乾隆二十三年贡貂皮等，乌梁海共1100余户，内500余户尚能交纳贡赋。乾隆朝每年须向唐努乌梁海征收貂皮3000张，貂皮不足可用其它毛皮代替，这些貂皮的总值为60,000卢布。¹⁰我们从奏销档中看到内务府将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变卖，此地所产的黄貂皮在清朝皇帝眼中还不及五等貂皮。东北地区各民族也向清朝政府进贡貂皮，根据裘石、沙永福《贡貂与赏乌林制度非贸易辨》一文考证，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姓地方贡貂的户数都没有变化，始终是2,398户。纳贡者所缴纳的貂皮（紫貂，又称黑貂）是清朝皇帝御用之物，因此规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¹¹《内务府广储司皮库月折文件》记载东北貂皮分成五等，这些毛皮是不变卖的，故本文的讨论不包括东北的毛皮。

本文探讨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主要参考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首先就恰克图、唐努乌梁海的贸易量进行统计。其次，分析这些皮货中宫廷留用数量与变价数量，从中可知宫廷对皮货种类的喜好。最后讨论皮货贸易对中国服饰上的影响。由内务府衣库制作的毛皮服饰可知宫廷仅仅选取上好的毛皮如海龙皮、狐皮、貂皮、银鼠皮等制作毛皮服饰，其余大量的灰鼠皮是变价出售的。再者，宫廷制作毛皮服饰仅利用毛皮中最细软的部位，如狐腋（俗称曰狐）、狐肷、貂膝¹²（即下颏皮）等，切割为小片拼缀成衣。另外制作皮袄长衣时，以丝绸为表面，狐下颏、头毛、脚为里面。以上的毛皮制作

方式由宫廷流传至中上层社会，以致于外国人将它视为中国毛皮服饰的特色。

二、恰克图进口皮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停止了沙俄商队来京贸易，限定在恰克图一地贸易。《竹叶亭杂记》记载：“恰克图库伦大臣所辖也，交易即在恰噶尔设监督。以我之茶叶、大黄、磁、线等物易彼之（俄国）哦登绸、灰鼠、海龙等物。”¹³据《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月折文件》记载，乾隆皇帝曾派出内务府官员、买卖人等前往恰克图办买皮张，共11次，每次本金并盘费脚价等项将近两万两，剩余银两必须交回内务府。¹⁴参见表1。

表1 内务府官员与买卖人采购皮货领用银两与剩余银

次数	年份	官员姓名	领用银两（两）	交回剩余银两（两）
1	1761	内务府员外郎秦保	11,508.62	209.18
2	1762	买卖人范清注	20,000	2,847.08
3	1762	内务府员外郎秦保	20,000	136.5
4	1763	内务府主事法富里	20,000	112.69
5	1764	内务府员外郎秦保	20,000	30.6
6	1769	内务府员外郎秦保	20,000	59.8
7	1770	内务府郎中班达尔沙	20,000	20.28
8	1771	内务府郎中班达尔沙	20,000	39.96
9	1774	内务府郎中海绍	20,000	44.3
10	1775	内务府员外郎	15,904	8.73
11	1778	内务府郎中班达尔沙	20,000	44.02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月折档》

根据《内务府广储司月折文件》的记载，内务府商人到恰克图采购的皮货，使得皮库所贮存的毛皮种类变多了。有黑狐皮、青狐皮、黑猞猁狲、黄狐皮、狼皮、白豹皮、红豹皮、海狼皮、染貂皮、貂膝、貂、青狐皮腿仁口袋、青肷皮、黄狐皮、虎皮、狐皮拐子、花貉子皮、獾子皮、白海龙皮、白獭皮、贺兰国牛皮、蜜狗皮、鹿皮、羊皮、白孔雀翎等。以上毛皮可看出，除了整张毛皮外，俄国亦大量出售动物各部位毛皮，如将狐皮背部、腿部、尾巴、腹部和颈部分开来卖，以赚取更高价格。¹⁵

崇彝曾分析各种毛皮部位的价值，他说貂皮以脊为贵，本色有银针者尤佳。普通皆略染紫色（称为紫貂），不过有深浅之分。次者貂膝，次则腋，次则后腿，下则貂尾。狐与猞猁（又称土豹、山猫等）、倭刀（元狐）皆以腋为上，后腿次之，膝次之，脊则最下。猞猁有羊、马之别，羊猞猁体小而毛细，马猞猁既大而毛粗，故行家皆以羊为贵。狐名目极多，有天马、红狐、葡萄（即羊猞猁）等。海龙虽名贵，只可做外挂，非宫服所应用。真羊灰鼠

与灰鼠脊子尤价昂，自昔已然也。若云狐腿、玄狐腿二种不恒见，其价尤贵，二种皆带银针，有旋转花纹间之，极好看。¹⁶貂皮的背部长银针，华丽醒目价格高；狐腿则有旋转花纹亦价格昂贵。

内务府采购的毛皮除了珍贵动物毛皮外，数量上以银鼠皮和灰鼠皮为大宗，采购银鼠皮共 223,097 张、灰鼠皮有 287,459 张。（参见表 2）灰鼠（Squirrel）也称为松鼠，俄国每年出售量为 200 万至 400 万张，在恰克图的贸易活动中占第一位。¹⁷各种灰鼠中以鄂毕河上游所捉最珍贵，¹⁸它是银色的，腹部则是白色的，在鄂毕河或其西，据说每千张卖 60-65 卢布。其次受欢迎的为托波河以西Iletsk森林所产，每千张值 40 卢布。尼布楚区或鄂毕河之灰鼠销售量更大，价格也更便宜，仅 20-35 卢布。鼯鼠较灰鼠短，每张 0.02-0.06 卢布。一种有条纹的灰鼠，较欧洲同类瘦小，全身布满黑色斑纹，底色则为淡黄褐色，它的毛平滑，外观近似银鼠，每张 0.02-0.03 卢布。

银鼠（Ermine）又称臊鼠、骚鼠、扫雪、鼬鼠，夏天的毛皮为赤黄色，冬天雪白色，尾端有点黑色为其特色，属于珍贵的毛皮。银鼠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灰鼠，俄国每年出口 140,000-400,000 张。品质最好的是Iletskii、Ishinskii 和 Barabinskii，分别以其产地命名。其次是 Tomsk 和 Krasnoiarsk 间森林捕捉的银鼠，以及 Krasnoiarsk 和 Irkutsk 间一些地方捉到的银鼠。¹⁹黑狐（Black fox, Silver fox）亦称银黑狐、元狐、倭刀，是高贵的毛皮。青狐（Blue fox）色调有灰青色、石板色、紫褐色，毛皮纤细如棉纤维。白狐（White fox）产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等地，白狐的冬毛为纯白色，夏毛在脊椎、肩部呈现暗褐色、紫褐色。海龙皮（Sea lion），栖息于北极海附近的海域上。²⁰

狐狸皮有许多种类、品级和价格。青狐的毛皮轻而暖，极适于穿著，在中国有很大的需求。它来自 Iakutsk 或其它北方地区—堪察加与美洲白狐亦由此转运—以及 Mangazeia 地区，此地也同时供应欧洲。这种毛皮有各种颜色，视其年龄与捕捉季节而定，通常是白色或白中带青色；后者尤其稀罕而珍贵。在 1768-1785 年间各种狐狸皮出口每年为 15,000-50,000 张，其中 1777 年高达 72,084 张。每张价格 0.5-10.75 卢布。

赤狐毛的颜色由深红、棕红、棕色、棕黑、黑色至灰色都有。棕黑色和黑色的价格最高，一张完美的皮可卖到 600-1000 卢布，但通常价位为 4-180 卢布。²¹西伯利亚的捕兽者大多在 Berezov、Surgut、Mangazeia 和 Iakutsk 等地捉元狐，其中 Iakutsk 最贱而 Berezov 最佳。²²堪察加亦有很好的狐皮。因元狐稀少难求，故销售量较低，在 1768-1785 年间每年卖 300-1,200 张，而灰黑色每年销售 2,000-4,000 张。火红色的狐狸也和元狐一样出色，但不如其价昂，每张价格 0.8-9 卢布。在 1773 年以前，每年销售 300-700 张，但在 1780-1785 间销售量降至几乎为零。

除了整张狐皮外，亦有大量分开来卖背部、腿部、尾巴、腹部和颈部，价格差异极大。在 1768-1785 年间白颈狐之腿部每年销售 120,000-250,000 张，灰颈狐之腿部则卖了 50,000-150,000 张。²³

在恰克图贸易中，貂鼠是最贵的皮货之一。最好的貂鼠来自东西伯利亚，即 Iakutsk、尼布楚和黑龙江流域，尤其是堪察加。西伯利亚当地价格每张 25-50 卢布，最好的（Iakutsk）要 60-70 卢布。品质较差的在恰克图每张卖 2.5-10 卢布。在十八世纪 70 年代，每年有 6,000-16,000 张貂皮经由恰克图输出；貂腿通常分开来卖，每年出口 50,000-100,000 只。

表 2 中有俄罗斯缎，是因俄国利用中国输入的生丝和丝线创立了自己的丝绸工业。十八世纪下半叶，俄国丝绸工厂迅速增加，1762 年达 150 家，1792 年增加到 399 家。²⁴中国生丝在俄国加工后进口便成为俄罗斯缎。

毡在中国当地毯用。婚俗上有：“京师娶新妇，落轿后以红毡藉地，弗令新人履尘。富家尽可用毡铺至闺闼。”²⁵香羊皮、香牛皮是做靴子用的，如《红楼梦》四十九回林黛玉穿著香羊皮小靴，史湘云穿鹿皮小靴。

表 2 乾隆朝派官商在恰克图采购皮张等货总数 单位：张

年代 名称	1761	1762	1763	1771	1774	1775	1778
黑狐皮	337	97	241	369 狐腿 566 对 狐跨 478 对	126	150	55
海龙皮	75 (银针)			27 (银针)	93	61	100
青狐皮	30,899	78	59	57 狐腿 66 对			
白狐皮				2852	1,830	1,340	2,721
狐腿	103 (对)		252	630	620	620	
大银鼠皮	39,661	61,668	28,150	27920	20,000 13,500	17,418	14,780
中银鼠皮							
带尾黑灰鼠	25,160	4,000		44320	28,040	12,000	9,080
无尾黑灰鼠皮					0	21,040	
白灰鼠皮					20,000	33,121	59,538
花尾灰鼠皮					31,160	283.6	
金缎				196.5	176		
金花牛皮					80	80	
香羊皮	165		300	107	71	80	
香牛皮			76		20	20	
堪达汉皮					9	9	
各色毡	1,138 尺	3	31 块				
俄罗斯缎	82 尺		20 块				
金线	70 枝						
银两总数 (两)	21,454.83	-	17528.3	18,858.34	18,743.2	18,796.2	16,242.99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清代有名山西范氏家族是大陆学者所称的“皇商”，他们经营的事业包括盐业、铜矿、伐木等。²⁶范氏家族的成员之一范清注也曾到恰克图采购皮货。乾隆二十六年曾派范清注、留保住到恰克图采购皮货。乾隆皇帝很重视两人采购皮货时的价格和利润，故要求他们报告采办的数量、单价、在北京售价，以及旅费等等。（参见表 3）

表 3 内务府买卖人留保住、范清注采购皮货的数量与价格

物品	采购人	数量	原单价银（两）	京价银（两）	利润（%）
黑狐皮	留保住	122 张	26.85	28.62	6.59
	范清注	215 张	24.6	30.18	22.68
青狐皮	留保住	94 张	6.47	9.86	52.39
	范清注	214 张	4.73	5.91	24.94
银针海龙皮	留保住	41 张	17.77	20.43	14.96
	范清注	34 张	26.5	29.64	11.84
银鼠	留保住	11900 张	0.2	0.21	5
	范清注	27761 张	0.19	0.21	10.52
各色毡	留保住	371 尺	0.66	1	51.51
	范清注	767 尺	0.54	1	85.18
各色香羊皮	留保住	104 张	0.63	1	58.73
	范清注	61 张	0.66	1	51.51
青狐腿	留保住	103 对	1.41	1.1	-21.98
灰鼠皮	范清注	25160 张	0.03	0.04	33.33
俄罗斯缎	留保住	82 尺	2.47		
金线	留保住	70 枝	1.29		
银线	留保住	14 枝	0.88		
金花边	留保住	8.5 两	1.83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57 册，乾隆 26 年 6 月 4 日。

范清注、留保住两人采办的皮货，显然以范清注获利较高，数量也较多。而在旅费方面，留保住和回子等行装脚价 2,953.1 两；范清注脚价盘费银 1,731.4 两。范清注最后出售皮货的报告中显示，此次采购皮货的利润为 9.46%。

当时俄国转口自英国的货物，金线亦为其中之一。内务府官员曾作过比较，自恰克图采购的金线每两合价银 1.33 两，粤海关金线每两合价银 1.764 两。²⁷显然采自恰克图的金线较为便宜。

表 4 所列为乾隆年间宫中采办的皮货占俄国对外输出量的比例，该表可见，宫中采办皮货最多的年代为 1761 年，当时恰克图贸易开放不久，清廷采购的毛皮占俄国输出量的 9% 以上，后来俄国输出量总值超过 100 万卢布，清廷采购数量并无增加，大约只占俄国输出总值的 2-3%。

表4 宫中采办的皮货占俄国对外输出量的比例

年代	银两(两)	折算为卢布	当年俄国输出额(卢布) ²⁸	百分比%
1761	21,454.83	36,473.21	391,469	9.32
1763	17528.3	29,798.11	302,798	9.84
1771	18,858.34	32,059.18	1,246,410	2.57
1773	18,751.91	31,895.25	1,140,183	2.8
1774	18,743.2	31,863.44	1,227,760	2.6
1775	18,796.2	31,953.54	1,365,826	2.34
1778	16,242.99	27,613.08	794,540	3.48

乾隆皇帝派遣内务府商人和官员去恰克图采购皮货，原先打算以较低价格买进毛皮，再用较高价格卖出，但实际获利并不如皇帝所想象，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项：

第一、恰克图所采买的皮货不见得符合市场所需。譬如，乾隆二十七年内务府员外郎勤保采买皮张中，去腿 芝麻花黑狐皮、青狐皮，外间用处稀少，即便减价亦难销售。

第二、内务府采买的皮货大部分交由皮行商人估价后变卖。通常内务府官员希望商人的估价包含采买的原价和脚价之后再加一成出售。可是商人因市场上皮货价格变动大，不能保证所有皮货都赚钱。例如乾隆三十六年皮行商人范国英估计内务府该年应变价黑狐皮、青狐皮的价格为 7,176.5 两，实际上原价就高达 7,920.08 两，亏了 743.58 两。因为黑狐皮、青狐皮的价格高，只有达官贵人买得起。不过内务府还有一批银鼠、灰鼠皮等，原价 8,292.37 两，范国英估价为 9,716.92 两，增加 1,424.55 两。但又扣除内务府官员采办时的行庄盘费，总共才赚 512.3 两，此价格未达到预期的结果。

第三、商人领了内务府的皮张，并不能在一年内变价，往往奏请延长交银年限，分成五年或十年完交。例如，范国英于乾隆三十四年买得内务府变价皮张，至三十八年十一月才卖出 17,719.05 两。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五人甚至因商人交皮张变价银迟延，被罚俸一年 1,550 两。²⁹内务府不得已将皮张改交由长芦、两淮盐政、江南三织造局、粤海关等六个单位，限期一年将银两交内务府。如乾隆三十八和三十九年分的皮张并车脚盘费共银 33,363.93 两，依照原价加一成共银 36,700.32 两，均匀分派给上述六个单位变价。³⁰

此外，乾隆皇帝派遣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买办皮货，因恰克图贸易关闭，贸易次数不多。乾隆朝中俄恰克图贸易曾三次关闭，根据郦永庆、宿丰林教授的研究，第一次关闭是因为俄国越界立栅，又向商人增加税收，以及边境窃盗等民事案件不秉公处理，时间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到三十三年（1768 年）。³¹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宣布暂停市易，但并未撤走买卖城的商人，也未严格禁止商人往来；到二十九年彻底停止贸易，至乾隆三十三年为止。³²据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乾隆二十七、八年都还有官员到恰克图贸易。而Clifford M. Foust引用俄国资料显示，二十八年以后贸易量剧减，至三十二年则没有贸易数字。第二次关闭恰克图贸易是 1778 年，第三次在 1785-92 年间中断贸易。³³

三、唐努乌梁海进贡皮货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唐努乌梁海成为清朝统治的一部分。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分为5个旗，除了库伦大喇嘛直属的喇嘛旗外，其它4旗为唐努旗、萨拉吉克旗、托锦旗和克木齐克旗。5旗设总管5人，旗下设佐领、骁骑校各5人。每佐领150户，每户1丁，共150丁。³⁴乾隆二十三年定唐努乌梁海贡赋，每贡户为貂皮3张。《清高宗实录》记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和托辉特、奇木、托济、锡尔克腾等四部乌梁海，共16鄂拓克，1100户。内500余户尚能交纳贡赋，余皆无力。现在收取伊等貂鼠、猞猁狲、狼、狐等皮张，及貂翎、麝香等物，储麝香不准充贡，余皆量其所值，以每户3貂计算。”³⁵当时制定用貂皮做计算兽皮的标准单位。折算比例：猞猁狲、水獭、豹皮每张抵貂皮3张，狐皮、狼皮、沙狐皮、扫雪皮每2张抵貂皮1张。灰鼠皮每40张抵貂皮1张。³⁶唐努乌梁海贡区打猎的旺季在九、十月间。这一季节野兽新绒毛完全长齐，所以猎人集中在此时捕猎。此时也是野兽皮张交易最活跃的时期，但必须等到纳贡皮张选足之后，才能上市自由买卖。

据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乾隆年间乌梁海进贡的毛皮数量没有固定，然而毛皮种类却很固定。如貂皮、猞猁狲、水獭皮、狼皮、扫雪、黄狐皮、沙狐皮、灰鼠皮等。³⁷猞猁狲（*Lynx*）又名土豹皮，即大山猫。沙狐（*Kit fox*）皮又称天马皮，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毛皮，夏毛为灰色、褐色，冬毛为白色。³⁸乌梁海历年的进贡皮张数量请见表5。

表5 唐努乌梁海进贡皮张数量

单位：皮张（张）

年代	黄貂皮	猞猁狲皮	水獭皮	黄狐皮	扫雪皮	狼皮	豹皮	沙狐皮	灰鼠皮
1763	1492	22	58	428	19	4	1	57	8600
1766	1600	117	68	751	29	4	1	38	2960
1769	2322	25	19	714	47			12	8180
1771	2576		6	1576	31		1		13480
1781	1998	38	1	1650	32	55	2	20	20380
1782	1445	53	1	1796	14	23	1	23	20040
1783	2171	73	3	1650	41	12	1	0	2680
1784	1947	98	9	1991	38	9	1	1	11980
1785	2034	74	7	2265	51	54	3	0	5840
1786	1614	78	11	2531	59	32	0	0	18000
1787	2456	140	17	4608	96	97	3	2	39020
1789	1155	108	10	2280	55	232	1	3	16120
1790	1208	107	4	2176	54	62	0	1	21880
1791	1393	73	7	2609	46	102	0	3	11280
1792	984	90	5	2180	46	69	0	0	36520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乌梁海进贡的毛皮亦以低价的灰鼠皮数量最多，其它较珍贵的貂皮、猞猁狲皮、水獭皮

数量较少。而且乌梁海进贡的貂皮是黄貂皮，价格大约只有一两，猞猁狲价格大约四、五两，此等价格和恰克图所采购之黑狐皮、银针海龙皮价格差异颇大。内务府官员对这些毛皮评价是“除了黄貂皮尚堪库贮外，其余均属平常不堪应用，若久贮库内徒致变色朽坏”，故令皮行商人估价变卖。因此，乌梁海进贡的毛皮多半是交给商人出售。

四、宫廷毛皮服饰

毛皮做的服饰相当珍贵，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清初即对皇帝与官员的服制做出明确规定，皇室成员、王公和各级官员必须穿著符合身分地位的毛皮服饰。其次，乾隆时代内务府大量的卖出毛皮，朝廷逐渐放宽穿著之地位限制。宫廷大量的制作毛皮服饰，其款式流传到京师，尤以旗人最喜欢仿效。

（一）清代宫廷与官员的服饰规定

奴尔哈齐时代穿戴貂皮帽、貂皮护项，身穿五彩龙纹天盖，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貂皮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纹衣者，但其缘饰或以豹皮，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皇太极时期于天聪六年（1632年）更定衣冠制度：“凡诸贝勒大臣等，染貂裘为袄，缘阔披领及菊花领者，概行禁止。衣服许出锋毛或白毡帽可也。”³⁹

清朝入关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冠服制度，冬季服饰特别使用毛皮种类来显现皇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差异。根据《大清会典图例》所载，清代宫廷服饰包括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等。礼服又分为朝袍、端罩等；吉服分为龙袍、龙挂；常服分为常服袍、常服褂。其中端罩是整件皮毛朝外的礼服，冬天举行大典时，将端罩穿于朝袍外面以御寒冷。清代皇帝端罩有黑狐、有紫貂，皇子端罩紫貂为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用青狐，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用紫貂。民公、侯、伯、下至文三品、武二品等应服端罩者，均用貂皮。一等侍卫端罩用猞猁狲，间以豹皮，二等侍卫用红豹皮，三等侍卫、蓝翎侍卫端罩用黄豹皮。⁴⁰玄狐褡护贵重，虽亲郡王亦需赏赉方许服用，继爵者于承袭后具疏恭缴，有仍赏还者，方准留于私第。⁴¹由恰克图和唐努乌梁海的毛皮买卖价格看来，皇室所使用的毛皮价钱最珍贵，如黑狐、紫貂等一张毛皮价格在20两以上。文武官员之端罩使用貂皮、猞猁狲、豹皮价格一张的价格才一两左右。

其次，皇帝冬朝袍一式的披领及下裳俱表以紫貂，袖端用熏貂，自十一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所穿。皇帝冬朝袍二式的披领、袖端、下裳侧摆和下摆用石青色织金缎或织金镶边，再加镶海龙裘皮边。朝服为皇帝礼服，妆花缎或绸缎的刺绣龙纹才能显现皇帝的威仪，故毛皮仅能用披领、马蹄袖端或下裳镶边部分。端罩、冬朝服的披领及裳、外褂、马褂的毛向外，其它如袍袄等都是毛在里面，其边缘则作出锋毛露于边缘外。⁴²

清代皇帝及王公大臣官吏等所穿的行褂，至乾隆间开始流行“翻毛皮外褂、马褂”。所谓翻毛即皮外褂、马褂翻穿，以炫耀皮毛之珍贵也，达官贵人为多。其皮大率为海龙、玄狐、猞猁、紫貂、干尖、草上霜、紫羔，而有丧者之所衣，则为银鼠、麦穗子。⁴³定例，紫貂马褂为皇上打围时所御之衣，虽亲王、阁部大臣等不能僭用。⁴⁴

皇帝冬朝冠，有熏貂（黄黑色）、有黑貂。冬吉服冠，有海龙，有熏貂、有黑貂。冬行冠，黑狐为之，或用黑羊皮等。冠檐即是露在额上的冠胎反折向上的一圈，根据时间需要用

熏貂或黑貂皮为之。貂皮轻暖，产于辽东及俄罗斯乌兰海，东三省之北部及西藏亦产之，价格颇昂贵。色有三种，白色为银貂，纯黑和黯黄，长毛者曰丰貂，后来又贵重短毳之貂皮毛，都用于冬冠上，所以称为暖帽。海龙是一种毫短而劲，色黝而明（大致即是海獭的毛皮），后来大多用染黑狸皮，或用黄鼠狼皮毛熏染代之，用于冬冠上。⁴⁵

官员的衣冠定制，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皮，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⁴⁶

福格《听雨丛谈》记载，清代亲王、郡王外不准服用黑狐皮。文职一二三品，许服毳（鸟兽皮）外貂镶朝衣。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狲。五品至七品笔帖式、护军校，准用貂皮领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猞猁狲、白豹、天马、银鼠。若侍卫、翰詹科道、军机章京，无论品级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不拘品级。⁴⁷

（二）宫廷毛皮服饰

清代内务府的工匠制造器物、服饰，往往加上“内造”字样。《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描述“内造绵纱袄子”、“宫中点翠嵌宝石”、“内造瓜仁油松穰月饼”、“内造精细糕点”，表示故事的主人翁身分特殊，分享皇室的衣食。事实上，「内造」是由一批内务府雇请的特殊技艺的工匠，他们为宫廷生产物资，同时也训练另外一批匠师，让技艺传播至民间，在服饰制作方面尤其明显。

1. 宫廷服饰的特色

俄国毛皮大量进口后，宫廷毛皮服饰有了若干的改变，毛皮种类增加。从乾隆五年以及三十六年衣库制作的毛皮服饰可以看出明显差异。

第一、毛皮的种类增加。乾隆五年衣库工匠制作皇帝的毛皮服饰，如皮袍的毛皮有黑狐肷皮袍、貂皮袍、天马皮袍、银鼠皮袍、灰鼠皮袍。做皮褂的毛皮也是上面所举几种毛皮，而多了青狐、白狐、麻叶皮、羊皮。狐皮取狐狸的下领和肷皮两部分。《满族大辞典》解释天马皮为沙狐腹皮之白色细毛，《清稗类钞》记载：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名乌云豹。其股里黄黑杂色者，集以成裘，名麻叶子，则为全白狐，皮粗冗，不为世所重。⁴⁸

乾隆三十六年的奏销文件所载的毛皮除了上述种类外，做皮褂的毛皮还有獭尔皮、洋貂皮、洋灰鼠皮、狼皮、白兔尔皮、金银豹皮、滑子皮、猞猁狲皮、白海龙皮、乌云貂皮、窝刀皮。獭尔皮即水獭皮，与猞猁狲皮都由唐努乌梁海进贡，洋貂皮、洋灰鼠皮、白海龙皮系自恰克图买进的皮货。海龙皮价格非常高，尤以银针海龙皮最昂贵。窝刀皮亦称倭刀皮，也是黑狐皮一种。此外，内务府为了获得更细致的毛皮，还特别采买幼小动物的毛皮。如狐崽裘，《听雨丛谈》解释：“崽子为兽类之雏。”⁴⁹、小狼皮、小猞猁狲皮、小海龙皮、小银鼠皮、小灰鼠皮。以现在环保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行为真是竭泽而鱼。

第二、毛皮服饰的剪接技巧多样化。《清稗类钞》记载，裘之上下两截异皮者，上截之皮必较逊于下截，而袖中之皮亦必与上截同，以下截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其名曰罗汉统，又曰飞过海。上截恒为羊，下截则猞猁、貂、狐、灰鼠、银鼠皆有人。⁵⁰上述制作两截不同毛皮的用意为了“自炫”，实际上乾隆朝的宫廷皮袍服饰多半采取接皮的方式，如乾隆五年的皮袍有上身羊皮下接灰鼠皮袍，上身羊皮下接银鼠皮袍。至三十六年的接皮服饰更多，上

身羊皮下接天马皮袍、上身羊皮下接黄狐皮袍，这些上身都还使用羊；，另有灰狐皮接天马皮袍、狐下领接貂皮袍，狐下领是珍贵毛皮拿来接貂皮，可能是为让上身更保暖。清宫廷的上下异皮服饰制作技术，传至民间却演变成为“自炫”的形象。

其次，马褂通常指长及肚脐的短褂，乾隆中期毛皮数量多，衣库也制作长褂，如乌云豹皮长褂、草狐腿长褂、青狐下领长褂、金银下领长褂、海龙皮长褂等。衣库的制作过程是将小块毛皮拼装加工，只取毛皮最珍贵的部位狐肷、下领做成长褂。满洲地区的谚语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集狐之腋制作成长褂，必须用几百块碎细毛皮拼装而成。皮库藏有“去肷白狐皮”，看来内务府不仅向俄国购买动物各部位毛皮，皮库制作皇室的毛皮服饰也常割取毛皮精华部分，以致于库存了许多去肷狐皮。有带膝貂褂者，以赏亲贵，每褂之貂膝凡七十二，甚可罕贵。带膝貂褂，胸及两肩均有白色毛，即貂之膝皮。咸、同年间得蒙恩赐者仅二人，至光绪朝孝钦后常以之赏赐臣下。⁵¹

鳬靥裘是用野鸭面部两颊附近的毛皮制作的衣服。《闻见瓣香录》丁集载，鸭头裘，翠光闪烁，艳丽异常，达官多为马褂，于马上衣之，遇雨不濡，但不暖，外耀而已。故宫珍藏的鳬靥裘大约需要720块鳬靥裘拼成，光彩夺目，有时为蓝绿色，有时泛出紫色。⁵²

第三、乾隆皇帝之服饰品味。乾隆皇帝对于日常衣着的尺度力求合适美观，于衣着的颜色花纹也非常讲究，吴相湘教授曾撰文《清内务府档案中的乾隆衣饰》讨论此一问题。⁵³从他引的档案看到皇帝挑剔毛皮服饰的例子，如“现穿青缎面乌云豹褂乌云豹花不匀。”、“现穿灰色猩猩毡大毛羊皮巡幸袍颜色好，回銮之日将此样灰色毡子湾子打点发往广东做样，比此颜色再织红些钦此。”吴教授引用的是台北故宫藏的《穿戴档》。除此之外，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织造局档案也显示皇帝讲究服饰的做工。如乾隆十太监胡世杰传旨：“海龙边片金边描金边祭服朝服，俱照有虞书十二张的样子成造，俱不要万字地杖。再貂皮边祭服朝服亦不要万字地杖。”乾隆十三年太监胡世杰传旨：“此次二色金龙袍绣做甚糙，只可做赏用。上用龙袍着加工细做，钦此。”⁵⁴乾隆皇帝常找太监传旨，织造局做衣服前必须将样子、尺寸、花样开写明白送皇帝过目，要是做得不满意，像前述金龙袍做工粗糙，只能用来赏给王公大臣。

第四、宫廷的毛皮用途广。乾隆朝宫廷使用毛皮不仅做成衣服，在服饰的配件上也应用毛皮为材料。如乾隆二年造办处皮作坊进呈皮荷包式样一件，皇帝对这个荷包的意见：“将黑边抽去收小些，寿字两边添万字绦子放粗些，画样呈览准时再做。”⁵⁵又有“红皮彩金罩盖火帘包”。此外，贮存弓箭的撒袋，多以皮革制作。乾隆十年太监胡世杰交给皮作“画西洋花撒袋箭壶一副，传旨照此样做撒袋箭壶一副。”⁵⁶

毛皮应用在皇宫家居装潢也不少。养心殿后殿西暖阁内有氆氇围墙、窗户上着添做黄猩猩毡帘、门上安做黄猩猩毡帘，壶中境富春楼楼梯铺钉棕毯。⁵⁷这就像《红楼梦》五十回描写的贾母到暖香坞，“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暖气拂脸”。室内布置如床铺也使用毛皮。曹进孝传旨：“紫檀木镶楠榆木床一张，此床着配做活靠被架安掏子白秋毛毡。”地板上铺上毡毯更是常见，像慎修思永紫檀木地板平时用花猩猩毡心黄缎边毯子，年节铺用塔跺上安红猩猩毡套。⁵⁸

还有乾隆皇帝冬天乘坐的车驾，为了御寒使用许多毛皮。皇帝座车所用染黄色小毛羊皮里帷，系由内务府染房负责染色，还有所谓染貂皮、染海龙皮、染三水貂皮等。⁵⁹又皇帝乘

车应配做黄猩猩毡围一件、狼皮座褥一件。⁶⁰

2. 宫廷工匠的技术传播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照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由此看来，清朝皇室的服饰似乎都由江南三织造局承办。然而，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资料看，织造局承做皇帝服饰似乎不多。如乾隆十九年太监胡世杰交倭缎虎皮衣一份，计五件随靴一双，传旨着交南边（苏州织造局），照样承做五份。首领张玉传旨，着南边绣做貂皮边宝蓝祭服一件。⁶¹

夏仁虎在《旧京琐记》曾说：“京师工艺之巧盖萃南北之精英而成之，历代帝都，四方筐篚之贡梯航并至，有所取法。又召集各省巧技匠师为之师资，故由内府传及民间，成风尚矣。”⁶²又说，南京人在北京执工商业者曰“缎庄”，凡靴帽之才皆聚于此。又有织工，昔内府设绮华馆，聚南方工人教织于中，江宁织造选送以为教习。又织绒毡者亦南京人，能以金线夹绒织之，璀璨耀目。⁶³由此看来内务府的工匠系来自江南地区，教导工人织绒毡服饰等。

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记载，乾隆年间编制内的匠役为 1,026 名，皮库熟皮匠 118 名、刷毛匠 2 名、氆氇匠 9 名，衣库裁缝匠 125 名、毛毛（皮）匠 118 名。⁶⁴又规定：“本项匠役不敷应用，仍添外雇民匠”，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宫廷雇用编制外的裁缝匠等一年的工作时间达一万多个工日，如乾隆二十六年四月起至二十七年二月给发匠役工价，长工 17,787 工半，共发过制钱 2,739,275 文。⁶⁵乾隆三十一年十月起至三十二年十一月，长工 19,328 工半，短工 36 工，共发过制钱 2,981,413 文。⁶⁶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起至三十四年十月，长工 17,477 工半，发过大制钱 2,691,535 文。⁶⁷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六年三月止，长工 19,291 工，发过工价制钱 2,970,814 文。⁶⁸所谓长工为每年自二月初一至九月三十日止，每日给制钱 154 文，自十月初一起至正月三十日止定为短工，每日给制钱 134 文。这些裁缝匠的部分工作就是缝制毛皮服饰，如乾隆二十六年光做毛皮服饰就用了匠役 2,876 个工作天，发给工价制钱 442,904 文。

这些外雇工匠主要制作皇室的毛皮服饰，同时也制作皇帝赏赐给官员、外国使臣、学生、宫廷太监、咸安宫官学生、内务府服役妇人等的毛皮服饰。从官员的报告中可了解，赏赐给官员等人的毛皮服饰，其制作款式和“上用”的不分轩轾，如赏给王公的服饰有金黄缎织金龙面青狐肷蟒袍、石青缎面织四团龙面青狐肷皮补褂、蓝宁绸面青狐肷皮袍、酱色宁细面青狐肷皮袍、黄狐肷皮袍、蓝缎面白狐下领接貂皮袍、金银下领接貂皮袍、乌云豹接白狐肷皮袍。不过，就手工来说赏赐用的毛皮服饰不及皇帝穿着的，像前述乾隆皇帝不满龙袍手工粗糙，赏给王公。其次，就质料来说赏赐王公官员的皮料可能较为次等，《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记载，每年衣库所有碎貂皮做成褂料，以备赏用。⁶⁹清代官员衣服之制，臣公召对、引见，不得服羊皮，恶其色白，近丧服也。故朝服只有海龙、猞猁狲、貂、灰鼠、银鼠，而无羊皮。⁷⁰

五、京城之流行

清朝皮库贮存大量的毛皮，貂皮虽贵，一旦变旧即不值钱。乾隆皇帝了解毛皮非经久之物，传旨内务府官员不定时变卖皮张。其次，皇帝赏赐给王公贵族、大臣的毛皮服饰，他们

获得如此殊荣，莫不引以为傲。京城旗人重视穿着打扮，也喜好仿效宫廷服饰，故毛皮服饰成为京城时尚。在清代戏曲小说、笔记文集中都反映出这一现象。

1. 内务府变卖皮张

《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中的皮库档案记载了各色毛皮的贮藏数量，其中貂皮贮藏数量，自 1743-1795 年进项共 452,142 张，支出 415,958 张，貂皮除供皇室之用外，还赏给大臣、外国使节等，变卖数量较少。灰鼠皮和银鼠皮的数量最多，进项为 1,765,178 张，支出 1,748,060 张，变卖的数量较多。狐皮存量 141,240 张，支出 135,022 张，尤以黄狐皮最多，有一部份是变卖的。内务府皮库的毛皮交由商人变卖总值为银 439,590.35 两，交由内务府以及粤海关、织造、盐政等官员变卖总值为 53,919 两，合计 493,509.35 两，可见其数量不少。请参见表 6、表 7。

表 6 交予商人之皮张变价银两

年月	商人姓名	皮张变价银（两）	皮张来源	备注
1763,10	王起凤	2,684.4	乌里洋海	
1763,10	王起凤	16,168.26	恰克图	
1763,11	王起凤	1,546.5	乌里洋海	
1767,4	商人	12,129.8	乌里洋海	
1767,7	商人	34,602.22	恰克图	
1768,8	商人	4,618.54	—	
1769,1	范国英	8,263.55	—	
1770,12	李春荣	14,812.93	乌里洋海等	
1770	范国英	13,683.3	乌里洋海	
1771	范国英	18,386.42	乌里洋海	
1772,8	范国英	3,831.55	乌里洋海	
1772,12	范国英	3,298.72	乌里洋海	
1772	刘玮	38,303.08	恰克图	
1773,11	范国英	17,719.05	乌里洋海等	
1774,7	范国英	5,000	乌里洋海等	
1774,8	范国英	9,386.42	乌里洋海等	
1776,8	商人	11,405.85		风渍不堪用之黄貂皮等
1776,11	商人	4,204	乌里洋海	
1778,1	商人	31,146.65	乌里洋海等	黄貂皮、高丽纸等
1778,8	商人	20,978.34	乌里洋海、恰克图	黄貂皮、高丽纸等
1781,12	商人	5,481.7		黄貂皮、衣库貂皮朝衣等
1787,10	商人	8,751.6	乌里洋海	黄貂皮等
1789,6	商人	54,791	乌里洋海等	黄貂皮、高丽纸等
1790,5	商人	4,471.09	乌里洋海	黄貂皮等

1790,11	商人	60,746.29	俄罗斯等处	黑狐皮等项皮张
1793,12	商人	33,179.09	乌里洋海	黃貂皮等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银库月折档》

表7 交予官员之皮张变价银两

年月	单位及官员姓名	皮张变价银（两）	备注
1775,闰 10	粤海关税务监督德魁	6,117	三十九年分变价皮张
1776,3	杭州织造福海文	6,116.54	同上
1776,4	苏州织造舒文	6,116.54	同上
1776,4	江宁织造基厚	8,704.75	三十九、四十年分变价皮张
1776,5	两淮盐政伊龄阿	6,116.54	三十九年分变价皮张
1776,5	粤海关监督德魁	2,588.22	四十年分变价皮张
1776,7	两淮盐政伊龄阿	2,588.22	同上
1776,7	苏州织造舒文	2,588.22	同上
1776,8	杭州织造福海文	2,588.22	同上
1776,8	内务府员外郎文德	400	三十九年分乌里洋海变价银
1776,11	内务府员外郎文德	320	四十年分乌里洋海黃貂皮变价银
1778,8	内务府员外郎文德	361.9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78,12	崇文门监督和珅	5,712.67	乌里洋海黃貂皮等
1787,12	内务府员外郎文德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88,10	内务府员外苏章阿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89,12	内务府员外苏章阿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90,12	内务府员外苏章阿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93,8	内务府员外五达色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94,1	内务府员外五达色	450	乌里洋海黃貂皮
1794,3	内务府员外五达色	900	乌里洋海黃貂皮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银库月折档》

乾隆年间内务府还开设专卖毛皮的帽铺，由崇文门税务余银内借领银3,500两，交给广储司买卖人王廷庸、刘长庆二人作本开设帽铺，藉此购买帽沿，选其上好者预备内廷传用，每顶照例领价银5.5两，其次等者卖给各铺户。⁷¹

皮张流入京城市场，逐渐打破了使用毛皮的阶层限制。如康熙三十九（1700年）定“民公侯伯以上、不入八分公、闲散宗室、四品官、三等侍卫以上，貂皮、猞猁狲、蟒缎、妆缎皆得用，五六七品官，不得用蟒缎、妆缎、貂皮、猞猁狲”。可是雍正年间，官员军民以及家奴等俱滥行服用黑狐皮等，乾隆年间也一再规定“衙门舆隶等役，及民间奴仆长随，不得滥用缎纱及各样细皮”、“市井小民、仆隶优伶凉帽上戴有红绒菊花顶，又或穿貂皮海龙等皮

及各样细皮者，查拿从重治罪”。⁷²事实上，毛皮服饰在民间广为流传。龚炜（1704-1769）《巢林笔谈》记载吴俗说：“余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⁷³清初禁止庶人服用的皮裘，到乾隆朝变成里巷妇孺皆穿轻裘，可见毛皮服饰已经大为流行。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翰林励守谦“尝以腊月宴客，择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帘幙风，围炉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边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炉，客热甚，加以久，愈热，客皆脱裘而饮。宴罢欲去，纷然覩裘俱不见。主人与质票一纸，谢曰：‘事迫人，无可为计，诸君貂裘俱以借入质库矣’。”这个故事显示，貂裘已普及民间，而不只是高级官员才能穿著的服饰。

翻毛皮马褂，始于乾隆年间，初则尚极稀少而奇异，到嘉庆间冬季已无人不穿此种翻皮马褂，用料贵重的有玄狐、紫貂、海龙、猞猁狲、干尖、倭刀、草上霜、紫羔等，有丧者则用银鼠、麦穗子等，但均属达官贵人者服之。⁷⁴清中叶以后，社会上以冬间服饰来判定贫富，上流社会必有狐裘，中流必有羊裘，下流则惟木棉。⁷⁵毛皮服饰已成为贫富的标志，而不是朝廷用来区分社会阶层贵贱等第的标志。

2. 皇帝赏赐王公官员等之毛皮服饰

毛皮服饰除了皇帝自己穿着外，皇帝常赏赐给后妃、皇子、公主等，官员、侍卫、宫女、外国使臣、学生等也有机会获得。北京内城的居民多数为旗人，他们喜欢仿效宫廷的装扮，最典型的例子为满族子弟书《少侍卫叹》描述侍卫打扮：“精奇泥哈番顶儿红，俏摆春风的孔雀翎，时兴的帽样儿拉三水，内造鲜明紫红缨，翡翠翎管金镶口，翎绳儿在帽外头搭拉着蛱蝶相逢，院样儿靴子三直平底，提字号是京都久寓的内兴隆，外套儿是带膝的貂皮月白绫子做里，库灰线绉火狐皮袍暖而轻，小荷包平金打子三蓝的穗，天青色扣绉搭包里儿红，表抽儿是顾绣瓜蝶赤金口，羊脂佩是寿山福海喜相逢，带着个油盘三针常行随表，他偏说是钢轮金套单版楼钉。小刀子是镶银件件秦鳇鱼的鞘，大火镰嵌宝镶银式样精，菠菜绿的搬指赤金挂里，水上飘的烟壶儿盖是紫精，水烟袋是大小两分和阗白的嘴，荷包是红皮太平截纱小胆瓶，马坐褥牛皮托子宝蓝缎面，还有那螺蛳花硬口腰刀嵌宝玲珑。”⁷⁶其中提到“时兴的帽样儿拉三水，内造鲜明紫红缨”，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帽样是染三水貂皮帽，还有内务府制造的紫红缨帽穗。侍卫所穿的外套是“带膝的貂皮月白绫子做里，库灰线绉火狐皮袍暖而轻”这些貂皮、狐皮的服饰来当自皇帝赏赐。

内务府衣库的档案记载，承做侍卫服饰需要大量的毛皮，如乾隆三十六年做侍卫的朝衣共需小羊皮二千张，承做备赏衣服需用乌云豹片 3,500 个，由皮库供给。⁷⁷同年，以乌梁海送到黄狐皮、猞猁狲皮，做三旗侍卫朝衣应用。⁷⁸京城防卫兵丁所需的盔甲、皮包亦由内务府供给，乾隆二十九年、三十年两次承做甲包 10,828 个，每个按定价银 1 两 4 钱，共发银 15,159.2 两。⁷⁹

由皇帝赏赐的皮裘自然是按照贵贱等级，如番役仅给予羊皮一件。《清稗类钞》记载，京师番役夜巡，所着御寒之衣为宫中所给，则皆有皮无表，盖即一天然之羊皮耳。⁸⁰

3. 京城流行的皮毛服饰

京城毛皮服饰之流行，由夏仁虎《旧京琐记》可见一斑。他说北京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皮服、椅桌、玩器等物。东市皮服尤多，平壤数十亩，一望如白兽交卧。⁸¹

清代的戏曲小说有相当多篇幅描述毛皮服饰，尤其是满族说唱文学的子弟书。旗人不论男女都喜欢装扮，从头到脚琳琅满目，非得打扮十分光鲜亮丽才肯出门，子弟书描述富贵人家无非是“狐裘貂褂朝珠、翡翠班指携铃表”，《打十湖》记载纨裤子弟出门，“穿一件罗卜丝儿皮袄毛温厚，绒厚毛纯海龙袖头，戴一顶清水净绒胶州毡帽，貂尾儿双飘在后头。”“天马云（玄）狐草上霜”喻珍贵的细毛狐、羔裘皮。⁸²《射鸽子》：“戴一顶绛毡暖帽把貂尾安”⁸³帽子连着貂尾做成围巾这也是乾隆皇帝创新的款式。

《花别妻》诉说妇女替出征的丈夫准备行囊：“绳儿上晒起搭连合被套，墙儿上挂起了撒袋共腰刀，把那些战裙马褂桩桩儿点，把那些搬指鼻烟细细的瞧，装好了芦子槟榔和豆蔻，栓好了火镰刀子共荷包，又把那鞍笼绵甲在床头放，又把那帽罩油单着棍儿挑，包了些鲜明齐整的靴和袜，包了些替换皮绵的褂与袍。”⁸⁴这等行囊还得劳累两位奴仆帮出征的主子抬行李哩！

妇女的毛皮服饰记载以《红楼梦》最多，在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描述薛宝琴披了一件野鸭子头上毛做的鳆靥裘。林黛玉穿着香羊皮小靴，罩了大红羽絨面白狐狸皮的鹤氅。史湘云穿着一件貂鼠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里头穿着银鼠短褂，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 裙子，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在众人中只有邢岫烟穿着家常旧衣，后来王熙凤给了她半旧大红羽缎、小皮袄和佛青银鼠褂子。五十五回袭人母亲病重要回家去，王熙凤看袭人穿了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说褂子太素了，又给了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雪褂子和大红猩猩毡等。⁸⁵王熙凤家常服饰如第六回见刘老老时穿着“紫貂昭君套，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絨银鼠皮裙”的。《红楼梦》描述服饰的毛皮种类和式样都未脱离宫廷的款式，可见清代贵族的毛皮服饰受到宫廷影响。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描述贾府被查抄家产有各色毛皮，如黑狐皮、貂皮、海豹皮、猫皮等，又有各色皮衣 132 件。这些皮衣服饰在许多抄家档案都可以看到。《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记载王燧家产清单长达十一页，毛皮服饰也有数百件，而王燧仅是道员身分。⁸⁶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官员被查抄家产时，各色皮货一应俱全。如蒋洲家产中的皮货有的：海龙皮、天青缎豹皮褂、天青缎貂皮马褂、天青缎猞猁狲皮褂、猞猁狲皮大护、天青缎乌云豹皮褂、元青缎吉祥豹皮褂、乌云豹皮马褂料；⁸⁷恒文家产中的皮货有：元狐、草狐皮、猞猁狲大护、猞猁狲褂料、银鼠皮、银鼠皮袍料、天马皮男褂料、天马皮女褂料、元青缎貂皮褂、貂皮大护、乌云豹短襟皮袍、貂皮女褂、貂皮马褂、银鼠皮马褂、青肷皮袍、银鼠皮褂。⁸⁸

由于内务府大量出售毛皮，以致价格下降。赵翼《檐曝杂记》上说他于乾隆初年任职军机处时生活贫困，一顶貂皮帽戴了三年，毛都拳缩如猬。军机大臣富恒看到给了 50 两银子让他买新帽过年。当时貂皮还很珍贵，一顶貂帽值 50 两。⁸⁹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珍贵的海龙皮帽一顶也只有 10 两，水獭皮帽一顶 3 两 5 钱。⁹⁰由此可看出俄国皮货大量进口后，皮帽价格急剧下跌。

或许因为北京城毛皮充斥，使人对海豹长相产生兴趣，便有好事者将海豹引入北京城，参观者收费。《竹叶亭杂记》记载：“都城市中有戏海豹者，围以布幔，索钱三文乃许入视。

其物实鱼而狗头，喙若虎，四足，类鳌鱼。黑质黄斑若豹皮，长三尺余，其嘘如吼。与之食，物能以前两足据桶，出水而夺之，状甚狰狞。”⁹¹

六、结论

清朝统治者起源于东北地区，以猎取毛皮动物为业。东北所产的貂皮足以让北京充斥皮货，乾隆皇帝为何还要派人到遥远的恰克图采办皮张？主要原因是十八世纪俄国占领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动物毛皮产量丰盛，种类远远超过东北。乾隆皇帝派人采购珍贵的银针海龙皮等，而俄国商人亦大量出售动物毛皮，并将狐皮背部、腿部、尾巴、腹部和颈部分开来卖，以获取更高价格。

自从乾隆年间开放中俄恰克图贸易，皇帝派人到恰克图采购毛皮，其数量约占当时中俄贸易的3%左右。内务府仅选取珍贵毛皮留做皇室的服饰，其余变价出售，其利润约为10%。又，乾隆朝唐努乌梁海进贡的毛皮，其质量似乎比不上东北所产的毛皮，故多变价出售。内务府变价的毛皮将近50万两银，有助于毛皮在京城之普及，使毛皮服饰由社会贵贱等差之象征转为贫富差异，以此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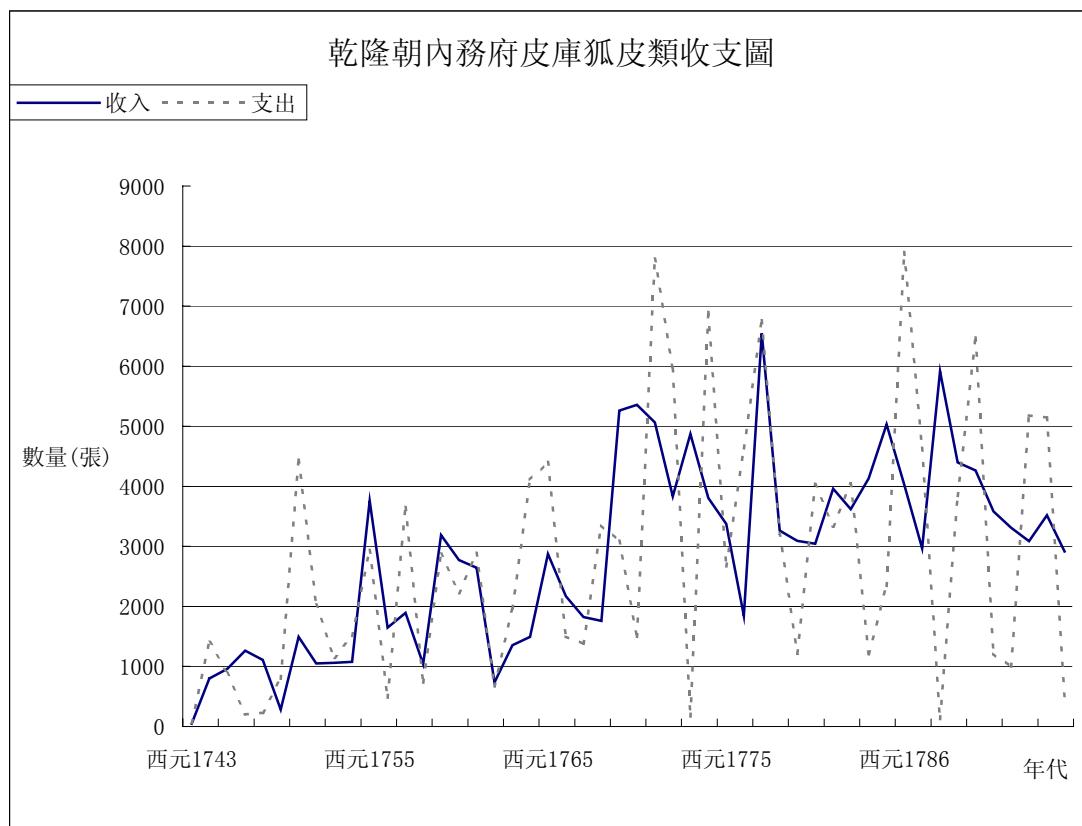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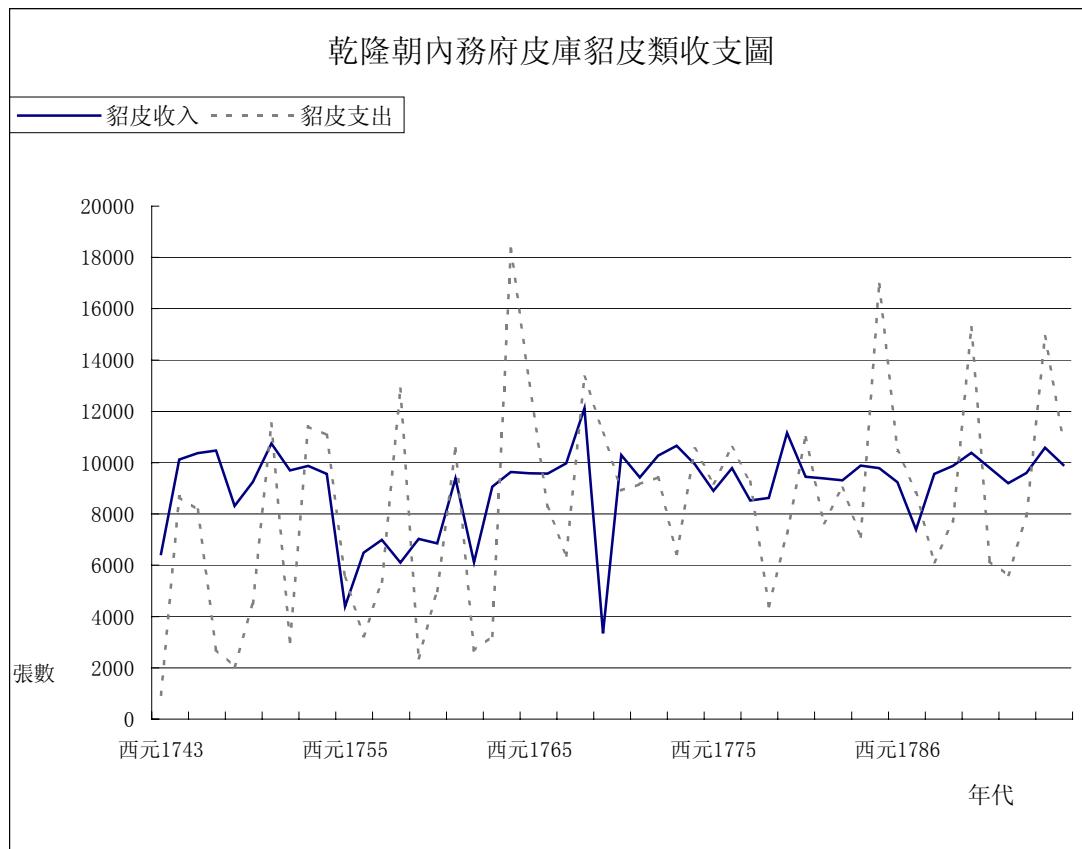
毛皮服饰的传播可以说是由宫廷传至民间，首先是内务府雇用大量的裁缝匠承造皇室的服饰，使用毛皮中最珍贵的部分，如狐、狐肷、貂膝等，乾隆皇帝对画样、剪裁、承做、修改诸过程曾屡屡下旨，可见他对于日常衣着相当讲究。稍有不如意者遂做为赏赐之用，大臣、侍卫等穿着还有炫耀的意味。此外，衣库所剩余的细碎毛皮也多做为赏赐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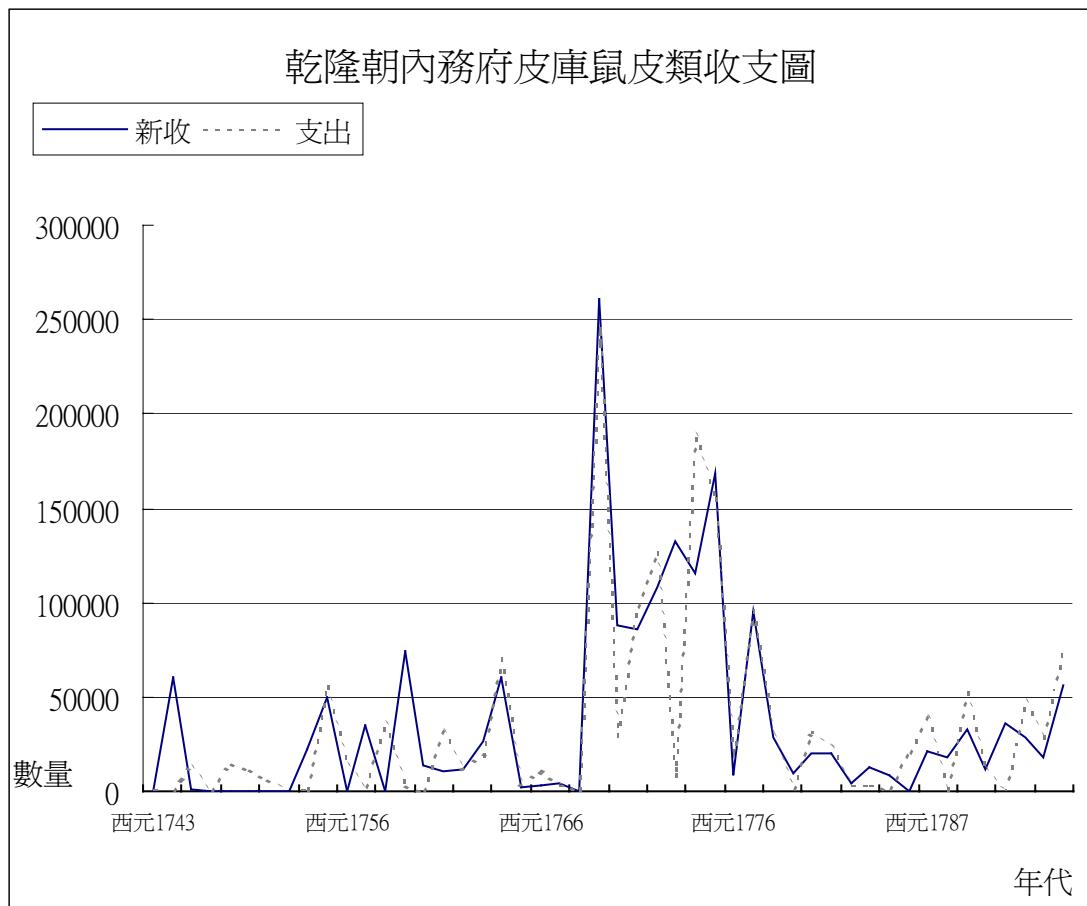
从档案的记载可发现北京内务府衣库一年雇用裁缝匠超过一万个以上。裁缝匠承造服饰除供皇室之需，也推广了毛皮服饰。因为居住北京城的旗人向来喜好仿效清宫服饰，匠役一方面替皇室承做毛皮服饰；另方面也将技术传于京师。

附录一 皮张的价格

名称		每张（两）
海龙	一等海龙皮	50
	二等海龙皮	45
	三等海龙皮	30
黑豹皮		15
西洋水獭皮		7.5
猞猁狲皮		5.1
水獭皮		2-2.1
豹皮		1.5
狼皮		1-1.25
狸子皮		0.5
小鹿皮		0.2
貂皮	一等连尾黄貂皮	1.1
	二等连尾黄貂皮	0.85
	三等连尾黄貂皮	0.6
	貂尾	0.06

狐 皮	黑 狐	一等黑狐皮	30
		二等黑狐皮	25
		三等黑狐皮	19
		无腿无脑盖黑狐皮	7-21.6
		黑狐腿	1.52-2.5
		黑狐肷 (条)	1
		黑狐尾	0.05
		黑狐下頦	0.8
		乌云豹 (尺)	1
		乌云豹片 (个)	0.26
	青 狐	青狐皮	9.5-7
		青狐肷	0.3
		青狐下頦	0.2
		青狐大腿	0.8
		青狐小腿	0.8-1
	沙 狐	沙狐皮	1.2
		天马皮 (条)	0.3
		天马挺 (个)	0.23
	黄 狐	黄狐皮	0.8-1
		黄狐頦	0.6
		黄狐肷	0.4
		黄狐腿	0.4
	白 狐	小毛白狐皮	0.77
		白狐皮	0.47
		白狐頦	0.6
	倭刀		3
	小狐崽		0.4
鼠 皮	灰 鼠	灰鼠皮	0.05-0.06
		洋灰鼠皮	0.3
		灰鼠脊	0.4
		灰鼠肷	0.2
	银鼠皮		0.12-0.5
	白硕鼠皮		0.1
	黑硕鼠皮		0.1
	香鼠皮		0.052
	羊 皮		
	黑羊皮		0.7
牛 皮	灰色羊皮		0.7
	香羊皮		0.58
	羊皮		0.12
	染酱色羊皮		0.12
	香牛皮		1.5
	金花牛皮		1.22





Fur Trade Engaged by the Treasur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n the Regime of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Vogue in Beijing of the time

Lai Huim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Abstract: In the regime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Qing court often sent men to buy furs at Kyakhta mainly because there were rich furs more diverse than those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n Siberia and Alaska occupied by Russia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Treasur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selected precious furs for the imperial use and sold the rest at current price. Moreover, the Qing court also sold at current price the tributary furs from Tannu-Olang Sea because the furs there were not so good as that of those produc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Value of the furs sold at current price by the Treasur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was close to a half million *liang* in silver. That helped to have furs popularized in the capital and made wearing fur dress and adornment become a symbol of distinguishing the rich from the poor

transited from that of high or low social status,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8th century. Generally speaking, fur dress and adornment were diffused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o civil society because Manchus lived in the capital tended to follow the fashion of dresses and adornments worn in the Qing court. And tailors who made fur dresses and adornments for the imperial court spread the techniques in the capital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in popularizing fur dress and adornment in civil society.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Treasur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Fur Trade; the Vogue in Beijing of the time

收稿日期: 2003-10-31

作者简介: 赖惠敏,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¹ 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244 页。

² 《六等文官米勒教授于 1764 年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 引自《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421-22 页。根据一位文官的报告说, 一个官家商队投在商品的全部资金通常都不超过三十万卢布, 这笔资金至少要在商品流转过程中积压三年。因为从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到北京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三年。再把官家商队所用的人员领取薪金计算在内, 其结果是官家贸易的费用要多些, 利润要少得多。

³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 126 页。

⁴ 《六等文官米勒教授于 1764 年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 引自《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 421-22 页。

⁵ 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第 95 页。

⁶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77 页。

⁷ 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 3 期, 第 182-186 页。

⁸ 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历史档案》1989 年 2 期, 第 89-95 页; 李志学:《中俄恰克图贸易述评》,《暨南学报》1992 年 2 期, 第 116-121 页。

⁹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1999 年 3 期, 第 58-65 页;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 收入《内蒙古文史资料》(1984) 12 辑, 第 86 页。在乾隆时期进货的品种多, 茶叶、布匹、铁货、绸缎、烟叶、糖味、药物, 乾隆以后的极盛时期有职工六、七千人, 骆驼两万头。

¹⁰ 康右铭:《清代的唐努乌梁海》,《世界历史》1988 年 5 期, 第 116-122 页; 樊明方:《从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看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 4 期, 第 28-31 页;《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 2 期, 第 42-59 页。每两银子折合一卢布七十戈比。《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第 350 页。

¹¹ 裴石、沙永福:《贡貂与赏乌林制度非贸易辨》,《北方文物》1995 年 2 期, 第 87-92 页。姚元之提及贺哲等吉林地区少数民族亦每隔一年进贡貂鼠皮 2,582 张, 有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黄狐、貉、梅花鹿、角鹿、狍、獐、狍羔、虎、熊、元狐皮、倭刀皮、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参见《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卷 1, 第 24-25 页。

¹² 耿, 根据《广韵》解释为腰左右虚肉处,《集韵》牛马肋后胯前。膝, 喉受食处。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东京, 大修馆书店, 1974 年版), 第 9 册, 第 352 页。

¹³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 卷 3, 第 81 页。

¹⁴ 《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月折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

¹⁵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5-18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 C. 1969), p. 349.

¹⁶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三编, 第九册, 第 31-32 页。褡忽满语, 即反穿貂褂。另有玄狐一种。普通貂褂皆天青或元青为表, 正穿反穿皆可。褡忽则月色托子, 即里也。左右开衩, 各缀飘带二条。皇帝祀天坛, 及元旦各处行礼, 随从官皆着此褂, 上加貂披肩, 下穿貂朝裙, 皆皮向外。至玄狐者, 惟帝得穿; 特许都察院总宪左都御史穿。此则闻之故老所云, 未经目睹。页 35。

¹⁷ 1727-28 年的商队卖了 1,376,380 张。1735-36 年的商队卖了 413,339 张。在恰克图的贸易中, 灰鼠在 1757-61 年、1769-73 年和 1780-84 年的 16 年间每年交易 200 万至 400 万张。虽然灰鼠在 1784 年跌至 1,233,124 张, 但在 1792 后又升至超过 700 万张。在 18 世纪 90 年代初期, 灰鼠一年之销售可达 11,937 卢布, 是所有毛皮中的最大宗。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
- and Its Setting 1725–180, p. 346.
- ¹⁸ 1727–28 年的商队中, 它以每张 8 两共卖了 760 张; 而其他 1,375,620 张灰鼠皮, 每一千张才卖 35–40 两。8 两约等于 11.2 卢布。Ibid., p. 346.
- ¹⁹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5–1805*, p. 347.
- ²⁰ 三岛康七, 《毛皮》(东京, 育生社 1937 年版), 第 212、226、225、133–137 页。
- ²¹ 1727–1728 年的商队卖了 6 张棕黑色的狐皮, 每张 22 两, 这是所有单价中最高的。
- ²² Iakutsk 的狐皮每张卖 5–10 卢布; Mangazeia 每张卖 15–30 卢布; Surgut 每张卖 40–100 卢布; Berezov 每张卖 600–1,000 卢布。
- ²³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5–1805*, p. 349.
- ²⁴ 王少平: 《中俄恰克图贸易》, 《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 3 期, 第 182–186 页。
- ²⁵ 福格: 《听雨丛谈》,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第 144 页。
- ²⁶ 参见拙作, 《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 第 135–175 页。
- ²⁷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7 册,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四。
- ²⁸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5–1805*, p. 332.
- ²⁹ 乾隆朝《内务府银库月折档》,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八月、九月。该年总管内务府大臣有多罗质郡王、德保、迈拉逊、金简、刘浩、四格。
- ³⁰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330 册,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 ³¹ 俄国提高税率的理由是因商人向中国购买茶叶, 以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 而他们转售时价格很少超过十五、十六法郎。为了弥补这项损失, 他们抬高皮货价格。不过俄国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 对每笔交易抽取 25% 的税。参见布罗代尔著, 顾良、施康强译: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第 1 卷, 第 297 页。
- ³² 参见郦永庆、宿丰林: 《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三次闭关辨析》, 《历史档案》1987 年 3 期, 第 80–88 页。
- ³³ 转引至王少平: 《恰克图贸易中断原因初探》, 《学习与探索》1987 年 3 期, 第 136–140 页。
- ³⁴ 《大清会典事例》, 卷 977, 第 11161 页; 康右铭: 《清代的唐努乌梁海》, 《世界历史》1988 年 5 期, 第 116–122 页。
- ³⁵ 《清高宗实录》, 卷 577, 第 360 页。
- ³⁶ 樊明方: 《从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看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 4 期, 第 28–31 页; 《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 2 期, 第 42–59 页。
- ³⁷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264 册,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二。
- ³⁸ 三岛康七: 《毛皮》, 第 137、159 页。
- ³⁹ 陈娟娟: 《清代服饰艺术》,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 年 2 期, 第 81–96 页。
- ⁴⁰ 《大清会典图》(台北, 新文丰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855、1887、1922、1925, 1928 页。民公即异姓之封爵者。民之世爵分公三等、侯三等、伯三等, 其品级超于品官; 子爵(正从一品)、男爵(正从二品)亦三等。乾隆四年奏准头等侍卫领端罩 45 分、二等侍卫领端罩 130 分、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领端罩共 325 分, 以上侍卫等端罩共 500 分。用讫缴回。《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 卷 3, 第 59 页。
- ⁴¹ 福格, 《听雨丛谈》, 卷 1, 第 19 页。
- ⁴²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62 页。
- ⁴³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6179 页。草上霜为羊皮之一种, 以其毛腹皮处系灰黑色, 而其毫末独白色, 圆卷如珠。以为裘, 极贵重。羊皮贵羔而贱老, 口外有一种麦穗子, 皮软毛长, 形如麦穗, 价值最贵。
- ⁴⁴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6179 页。道、咸以降, 京官之翰詹科道, 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 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
- ⁴⁵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 454 页。
- ⁴⁶ 银鼠皮真者色微黄, 奇贵。有以灰鼠肚皮代者, 次者兔皮也, 然最白。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北, 新兴书局 1983 年版), 第三十三编, 第九册, 第 31–32 页。
- ⁴⁷ 福格: 《听雨丛谈》, 卷 2, 第 46 页。玄狐褡护贵重, 虽亲郡王亦需赏赉方许服用, 继爵者于承袭后具疏恭缴, 有仍赏还者, 方准留于私第(卷 1, 页 19)。坐褥, 文武品官坐班时所用。文官所用者, 一品冬用狼皮, 二品用獾皮, 三品貉皮, 四品野羊皮, 五品青羊皮, 六品黑羊皮, 七品鹿皮, 八品狍皮, 九品、未入流用獭皮。武官所用者, 一品冬用狼皮, 二品用獾皮, 三品冬用豹皮, 四品用野羊皮, 五品用青羊皮, 六品、七品用黑羊皮。徐珂: 《清稗类钞》, 第 6231 页。
- ⁴⁸ 参见《满族大辞典》, 第 188 页; 《清稗类钞》, 第 6190 页。
- ⁴⁹ 福格: 《听雨丛谈》, 第 145 页。
- ⁵⁰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6187 页。
- ⁵¹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6179 页。
- ⁵² 黄能馥、陈娟娟: 《中国历代服饰艺术》,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96 页。
- ⁵³ 吴相湘: 《清内务府档案中的乾隆衣饰》, 《大陆杂志》, 第 3 卷 9 册, 第 14–16 页。

-
- ⁵⁴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微卷，2001年，第86、89包，第423、497页。
- ⁵⁵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75包，第399页。乾隆十三年传旨做出外荷包，系以金银丝皮制作荷包一对。第90包，第154页。
- ⁵⁶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90、85包，第177、440页。
- ⁵⁷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93包，第595页。
- ⁵⁸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78、75、86包，第4、387、433页。
- ⁵⁹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记载，各色颜料黑白矾、咸梅子向茶库领用（卷1，第15页）。
- ⁶⁰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75包，第398页。
- ⁶¹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第97包，第389、390页。
- ⁶²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 ⁶³ 夏仁虎：《旧京琐记》，第97页。
- ⁶⁴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1，第22页。
- ⁶⁵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61册，乾隆二十七年六月。
- ⁶⁶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91册，乾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 ⁶⁷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97册，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日。
- ⁶⁸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305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 ⁶⁹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3，第60页。
- ⁷⁰ 徐珂：《清稗类钞》，第6183页。
- ⁷¹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第285册，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 ⁷²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1年版，卷328，第14、19、28-29页。有一则处分案例系候选员外郎范清济因违例错穿貂皮朝衣，在内行礼，应交罚俸六个月俸银八十两。乾隆朝《内务府银库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
- ⁷³ 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5，第113页。
- ⁷⁴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465页。
- ⁷⁵ 参见《清稗类钞》，第6184页。
- ⁷⁶ 《少侍卫叹》，《清蒙古车王府藏戏曲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函，第1册。
- ⁷⁷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304册，乾隆三十六年。
- ⁷⁸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303册，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
- ⁷⁹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86册，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 ⁸⁰ 徐珂：《清稗类钞》，第6193页。
- ⁸¹ 夏仁虎：《旧京琐记》，第69页。
- ⁸² 《荣华梦》、《打十湖》、《老斗叹》，收入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377、409页。
- ⁸³ 《射鹤子》，收入《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第390页。
- ⁸⁴ 《花别妻》，《清蒙古车王府藏戏曲本》，第303函，第4册。
- ⁸⁵ 曹雪芹：《红楼梦》（台南）大众书局1971年版，第457-58、474页。
- ⁸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三册，第2124-34页。
- ⁸⁷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40册，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 ⁸⁸ 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240册，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九日。
- ⁸⁹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2，第24页。
- ⁹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851页。
- ⁹¹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8，第171页。